

入世哲學家

時間：108年8月30日(五)19:00-21:00

地點：臺北慕哲咖啡館

主講人：林從一(國立成功大學副校長)

主持人：吳豐維(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系副教授、臺灣高中哲學教育推廣學會理事長)

與談人：葉浩(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)

洪子偉(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副研究員)

記錄：國立中正大學文學院人文沙龍團隊

對多數人而言，「哲學」並不是個陌生的詞彙，但於生活中似乎也無從感受到哲學的作用與意義，彷彿是大家都曾聽過、卻又無從驗證的傳說故事。究竟哲學思考能否應用於民眾的日常生活裡？哲學觀點的理解與整體社會之間如何互動？以及哲學當如何影響人們的思維與行動準則？或許我們可以由成功大學副校長林從一教授的經驗中得到一些啟發。林教授為美國愛荷華大學哲學博士，專長語言哲學、心靈哲學、形上學及戴維森哲學等領域，也是成功大學「大學社會責任」(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, USR)計畫的主持人，從過去與友人暢談哲學思辨，到今天關注於失智老人友善社區、中小學供餐系統、地產地



圖一：講座海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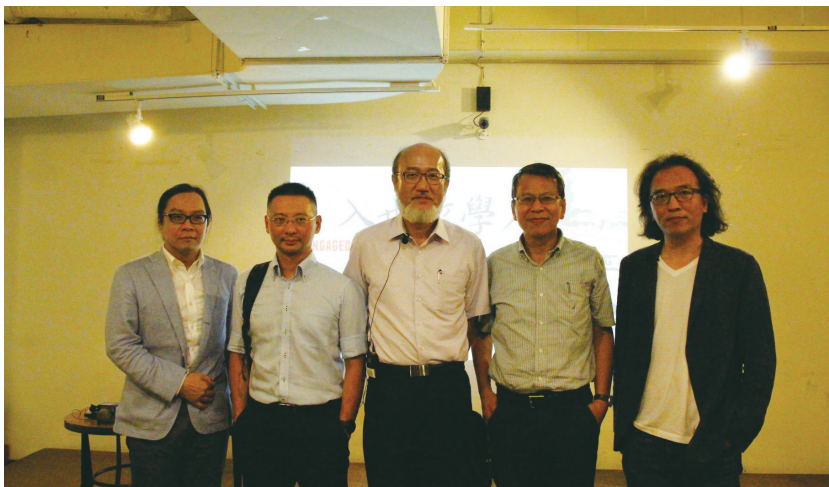
銷、友善土地耕種、偏鄉教育正義、各類型養豬場豬隻排泄物的除臭菌種等議題，儼然成為一位「入世哲學家」(Engaged Philosopher)。本次講座中，林教授從「哲學方法(或哲學思想)的實踐」和「實踐作為哲學方法」兩個角度，談論哲學實踐的多元方法，讓哲學能融入社會議題，成為實踐的場域。

林教授首先談到學術並不以「追尋人類福祉」為首要目的，在數學、物理、化學等「硬科學」中，追求「真實」(或說是真理、知識)的意圖尤為明顯。固然在研究疾病(例如癌症)等醫學領域中，相關的研究成果確實有助於增進人類福祉，但對於研究人員而言，研究的對象是「瞭解這致病機制到底是怎麼一回事」，至於「增進人類福祉」則屬間接衍生的目的，事實上這些間接的目的也可能僅是獲取名聲、財富等私人因素。人文社會學科(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)如文、史、哲、社、經、政等亦復如是，即便研究的是正義、意義、知識、性別等與人類密切相關的主題，其研究目的仍是「求真」，例如哲學家研究「意義」可能得出「意義是虛無的」，導致人們覺得活得很痛苦，即便如此，哲學研究「求真」的目的亦不會改變。固然學者生涯中或許帶有造福人類、完善社會的宏願，但「學術研究」本身並非如此。林教授認為，真理不等於幸福，真相在某些脈絡中也可能帶來痛苦與醜陋，可說真理及幸福都是一種價值，彼此不可相互化約。但這並不代表追求人類福祉不重要，研究者作為人類社會的一員，追求真理的過程中仍應受到自我或社會其他價值(例如道德、法律)調節或制約。也正因學術的目的不是追求人類福祉，學術人要多耗費心力，才能把學術關聯到造福人類福祉的方向上，而大學作為學術單位，也確實需要付出心力資源才能達成此一目標。



圖二：林教授以提出論證、討論方式與臺下聽眾互動

在現今多元社會中，任何具體主張無法定於一尊，哲學見解也是如此，那麼哲學家如何合理實踐哲學思想或哲學方法？林教授以「異質整合的價值觀」及「不選邊站的思想突破方法」為例，說明多元社會應有的哲學實踐。他引述羅伯特·諾齊克（Robert Nozick, 1938-2002）對於價值的定義，說明事物構成的材質間異質性越高，彼此之間的整合度越高，所構成的事物之價值就越高。一個有機整體的異質整合度就是它的價值所在，因此固定一個系統的構成成分後，該系統的異質整合度及價值就會隨著它的整合度而增加。林教授進一步以民主與極權社會為例：在民主社會裡，看似大家都有不同的意見，乃異質性較高的社會機制，然而透過合理程序完成協調、整合，所形成的社會價值也就越高，而林教授在從事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時也抱持此主張。另一方面，許多爭論停留在各說各話的層次上，某人主張 C 論點，並以理由（或證據）P1、P2、P3.....Pn 來支持 C 論點，但他人不同意，於是以前理由（或證據）Q1、Q2、Q3.....Qn 去論證 C 是錯誤的，林教授認為，兩者的說理只處於一個「平手」的狀態，問題在於雙方的說法彼此不同，一者為 P，一者為 Q。要徹底擊敗一個論證（假設此結論真假不明）只有兩個方法：其一是指出對方訴諸的理由（或證據）不成立，不是全真的；其二即是證明對方的理由（或證據）不能推證其結論，因此，只能證明 P1、P2、P3.....Pn 中有假，不能推證出 C 論點，亦或指出就算 P1、P2、P3.....Pn 全真，也推不出 C 來。至於若僅建構另一個論證說：「Q1、Q2、Q3.....Qn 可以論證 C 為假」，不能算是有效的論辯，反而會使許多有建設性的討論因此停滯。



圖三：(由左至右) 與談人葉浩副教授、洪子偉副研究員、主講人林從一教授、人文沙龍計畫主持人陳國榮教授、主持人吳豐維副教授

林教授亦認為美國哲學家丹尼爾·丹尼特 (Daniel Clement Dennett, 1942-) 友善論辯的四個步驟能深化民主素養，具體如下：一、重新表述對手的立場，清晰、明確、公允到連你的對手都說：「謝謝，我真希望我能想出你那樣的說法」，能正確清晰地改寫對手的立場，表示消化了對手的想法，這是一種高度尊重。二、條列出你和你的對手彼此都同意的論點，此處所指為特殊論點，而不是那些大家都會同意的一般意見，這能讓討論具備共同基礎，也顯示出論辯者不是為反對而反對。三、清楚說出你從對手那裡學到了什麼，這表示你的對手是值得尊敬的對手，論辯的價值才高。四、以上都做到了，才開始駁斥或批評對手。林教授也指出，許多哲學活動起於爭議處，爭議的兩造各自為其立場辯護，提出理由與證據來支持自己主張的合理性，同時批判對方的論證，也找理由與證據檢視對方的結論。然而許多重要的哲學活動與爭議並無直接關係，以美國哲學家唐納德·戴維森 (Donald Davidson, 1917-2003) 為例，戴維森在許多重要哲學領域都有卓越貢獻，但其哲學方法的主軸並非為某一立場辯護，而是先找出過往學者習而不察的矛盾，並努力解決該矛盾，最終得出概念的創新。透過這樣的方式，戴維森做到了「概念的突破」(conceptual breakthrough)，可說他讓我們重新理解我們的認知框架，使得舊有認知框架中的矛盾消失了。林教授指出，或許辯論與爭執過程會造成社會的紛雜，但卻能透過某一些哲學主張，使其在收斂、整合中有創新思維的產生。戴維森也談到，化約 (reduction) 不是唯一的哲學方法，連結與尋求共有基礎也是合法的哲學方法，前者雖可將複雜的系統與現象，拆解及簡化為各部分細微的組成，並加以理解和描述，而後者使我們看見創新是突破困局的方式，其將重要概念之間的關係闡明清楚，也就同時說明了這些概念的重要內涵，因此，對於「連結」的重視也是林教授在處理紛雜事務時所抱持的哲學實踐。

林教授以過去推動「大學學習生態系統創新計畫」為例，從概念上可界定成兩種運作的邏輯，其一為創業型大學 (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)，其假設為大學來解決問題，強調服務對象的問題和需求 (problem / need)，乃將大學產出的知識商品化，或將研發成果產業化，透過產學合作、專利轉移等形式育成衍生企業；另一模式則是區域創新生態系統中的大學 (Regional Innovation Ecosystem University)，其假設為大學與地方相互學習，強調合作對象 (即地方) 的能力與產值 (capacity / asset)，大學端以課程、教學、研究等參與式設計融入，屬學院與地方相互學習與滋養，因而具備公共性／開放性 (work with people)，形成「生活實驗室」(living lab) 的概念，這些異質整合的過程中，也體現了林教授從自由與多元中尋求創新思維的哲學思想與方法。

在另一層次，林教授以實踐作為一種哲學方法，也可說「實踐」本身就是一種哲學，林教授認為心靈、知識、意義與價值都是具身式 (embodied)、座落式 (embedded)、延展式 (extended) 和主動式 (enactive) 的存在，簡言之，就是去瞭解人與人、人與環境是如何互動，從此一過程中瞭解人及其心靈是如何作用，可說心靈是延展於環境之中。當人們與環境水乳交融時，破壞環境也就是傷害心靈的行為，正如許多老人不願離開熟悉的居住環境，一旦從熟悉的環境中拔出、遷走，輕者引發思鄉病，嚴重者能致命。在從事社會實踐的過程中，林教授也體認到，社會實踐也是一種認識方法，當一位大學生實際參與地方社區，或許可帶來心靈、知識、意義與價值結構的轉變與揭露，尊重各地差異，把原來沒有關聯的事物連結在一起，就能產生新的價值與意義。



圖四：講座一隅

林教授談到，哲學的議題相當多，彼此間的差異性也極大，從數學哲學到文化哲學，從先秦哲學到後現代哲學等等，領域之廣，涉及的議題數量之多，已足以讓人瞠目結舌。對林教授而言，哲學包山包海所形成的困擾，不僅來自於其關心抽象的議題，也來自於其關心人世間的事，不僅如此，哲學也常常以一種入世的方法關注人世間的議題。而哲學議題鮮有定論，常見的情況是某一立場雖有其優點，但亦存在無可避免的缺點；相對地，即便是對此立場持反對意見者，也往往有其優、缺點，無從截然二分。林教授談到，若僅是知性、理智（或稱為智性）的討論，即便在沒有明確、絕對性結論的情況下，也不會產生立即且嚴重的後果，頂多導致人們對哲學的失望。不過，有時非但不至於失

望，反而會產生正面的意義，例如讓人產生知性、理智的成長或智德上的進步（如容忍多元、承認自己的可錯誤性等）。事實上，人間事總比想像的要更複雜一些，在哲學思辨的世界中，甚至在象牙塔式的大學世界裡，為了追求儘量的完美，我們可以持續討論，不冒進採取最後的立場，讓智性的對峙持續存在。在智性的對峙中，我們可以採取假裝的、暫時的立場，甚至成為隨著理性而改變立場的「牆頭草」，這種「牆頭草」在哲學上是種美德象徵。

林教授最後談到，善於哲學思考的人容易在現實世界中陷入一個困局：他知道自己哲學思辨還未完善，卻必須選擇立場、做出行動。但即使如此，哲學思考還是可以幫助人們權衡哪個選擇是較適宜的。而針對現實世界的議題進行哲學思考還能有什麼好處呢？林教授認為，大眾經過理性的反覆思辨，縱使無法得出完美的定見，「個人」的選擇仍有錯誤，但這「錯誤」是根植於大眾智性上的限制或怠惰，也因此，一個人越是努力過，即便最終是失敗，卻越有資格將此失敗視為無可避免的缺憾，還諸於天地，成為道德上的超越者。因此，哲學家透過社會實踐，可以揭露隱而未發的心靈結構、意義結構、知識結構及價值結構，成為一個身處「生活實驗室」裡，讓道德真理轉化為生命養分的「入世哲學家」。